

新編高中國文

四冊

修正課程
標準適用

新編高中中國文 第四冊

目錄

頁數

一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一
二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修	四
三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七
四	瀧岡阡表	歐陽修	一〇
五	赤壁之戰	司馬光	一四
六	馬嵬之變	司馬光	二四
七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三一
八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四三
九	論陶冶人才	王安石	四五
一〇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六二
一一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六七

一二 義田記 錢公輔……………七〇

一三 二銘 張載……………七三

一四 四箴 程頤……………七七

一五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七九

一六 申法 蘇洵……………八四

一七 戰國任俠 蘇軾……………八八

一八 書後二篇 蘇軾……………九四

一九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一〇〇

二〇 答謝民師書 蘇軾……………一〇五

二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一〇八

二二 宋詩一 楊億等……………一一二

二三 洛陽名園記 李格非……………一一八

二四 金石錄後序 李清照……………一二五

二五 戊午上高宗封事 胡銓……………一四五

二六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陳亮 一五一

二七 宋詞一 晏殊等 一六〇

二八 大學章句序 朱熹 一六八

二九 白鹿洞書院講義 陸九淵 一七三

三〇 峨眉山行紀 范成大 一七六

三一 入蜀記 陸游 一八〇

三二 宋人語錄 一九〇

三三 宋人平話——徽欽北狩 一九五

三四 宋詩二 陸游等 二〇七

三五 詩辨 嚴羽 二一五

三六 正氣歌 文天祥 二二二

三七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翱 二三七

三八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二三一

三九 宋詞二 朱敦儒等 二三四

四〇	適安堂記	趙秉文	二四三
四一	送秦中諸人引	元好問	二四六
四二	論文筭記十則		二四九
	文章法則（續第三冊）		二五七
一〇	記述的方法（一）		二五七
一一	記述的方法（二）		二六一
一二	敘述的方法（一）		二六五
一三	敘述的方法（二）		二七一
一四	說明的方法		二七六
一五	辨論的方法（一）		二八一
一六	辨論的方法（二）		二八四
一七	辨論的方法（三）		二九〇
一八	辨論的方法（四）		二九五

修正課程
標準適用

新編高中中國文

第四冊

一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一〕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二〕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三〕之徒出，然後元和〔四〕之文始復於古。唐

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得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五〕，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六〕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當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七〕，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八〕及穆參軍伯長〔九〕，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一〇〕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一一〕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一二〕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

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題解】

蘇氏，名舜欽，字子美，宋銅山人。少有大志。天聖中，文病對偶，獨舜欽與穆修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遊，開古文風氣之先。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尋舉進士，累遷大理評事。康定中，范仲淹薦之，召爲集賢校理。後坐用鬻故紙公錢宴會被斥，流寓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詩文豪放、古茂，講風格，與梅堯臣齊名。後得湖州長史以卒。著有詩文集。歐陽修與舜欽友善，因爲此序，極稱其文而惜其不遇。清劉大櫟評曰：『沈著痛快，足爲子美舒其憤懣。』

【作者略歷】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教誨之，家貧，不能得紙，令以荻畫地學書；稍長，借書鄰里，遂博極羣書。初擅詞賦及偶儷文，及得韓愈遺稿，心好之，苦心探究，忘寢廢食，必欲與並轡齊驅。既舉進士，從尹洙遊，出韓文就問；又與梅堯臣遊，爲詩歌相唱和；雖在尹、梅後，造詣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時進士文章，務爲鉤章棘句，修知貢舉，痛抑之，風氣爲之一變。曾鞏、王安石、及蘇氏父子，皆聞風興起，由其汲引，獎進以顯。爲人天性剛勁，見義勇爲。慶曆初，召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以言事，出知滁州，徙揚州、穎州。還爲翰林學士八年，知無不言。嘉祐間，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熙寧初，與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初自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卒年六十六。

，諡文忠。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文忠集諸書。

【注釋】

〔一〕杜公，名衍，字世昌。宋山陰人。仁宗時爲相，封祁國公。

〔二〕五代，謂宋、齊、梁

陳、隋；一稱前五代，別於唐、宋間之梁、唐、晉、漢、周五代也。

〔三〕韓、李，指韓愈、李翱。

〔四〕

元和，唐憲宗年號。

〔五〕舜欽命賓客於進奏院，輒用鬻故紙錢召妓樂，王拱辰使其屬劾之，舜欽由是得罪

。

〔六〕天聖，宋仁宗年號。

〔七〕聲偶，謂聲律對偶之文。摘裂，猶言細碎也。

〔八〕舜欽兄舜元，字子

翁，爲人精悍，尙氣節，歌詩豪健。見宋史。此作才翁，不知孰是。

〔九〕穆參軍，名修，字伯長。鄆州人

。嘗爲潁州參軍。

〔一〇〕評事，始於漢置廷尉平，掌平決刑獄。隋改評事，屬大理寺，歷代因之。校理，

唐有集賢殿校理，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宋因之有集賢校理。

〔一一〕湖州，故治卽

今浙江吳興縣。長史，魏晉以後，王公府及各衛寺並有長史，歷代因之。

〔一二〕按馬小肩云：『舜欽會賓

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王拱辰諷其僚劾之。兩人既竄，同座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拱辰之

黨不便，舜欽、益柔，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卽此文所謂『意不在子美也』。

二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修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霑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倭偃〔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資，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

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二〕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三〕，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

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四〕，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

足下之文，浩乎霏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題解】

此爲歐陽修答吳充論文之作。吳充，字沖卿，宋浦城人。未冠，舉進士高第，爲吳王宮教授，以嚴見憚，作六箴以獻。熙寧中，代王安石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乞召還司馬光等十餘人。蔡確預政，充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卒諡正憲。

【作者略歷】

見上課。

【注釋】

〔一〕偃偃，無見貌。禮記仲尼燕居：『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二〕荀卿，即荀況，時人相尊，故稱之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詳見第一冊勸學課。

〔三〕子雲，揚雄字，生平詳第二冊解嘲課；仲淹，王通字，通，隋龍門人，嘗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不用；退居河汾教授，卒年三十五。

著有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讀易，以擬六經；又著有文中子以擬論語。

〔四〕軒，長廊之有窗者；亦稱小室曰軒。序，廊廡之屬。不出軒序，猶言不出門戶也。

三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一〕，自號醉翁〔二〕；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三〕，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客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四〕，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走乎日中」〔五〕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

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六〕，閱大戰於涿鹿之原〔七〕，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眾也。其大者

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

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

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題解】

六一居士，歐陽修之別號也。曰「六一」者，其義見於傳中；曰「居士」者，居士之稱，始

見禮玉藻，鄭注爲道藝處士；後以稱奉佛之士；又後則多用爲宦成身退者之別號。歐陽修本以儒學鳴，晚年退居潁水之上，而以六一居士自稱，蓋取最後之一義。本文爲自傳體，說者多謂昉自陶靖節之五柳先生傳；但陶傳兼舉生平志行之大略，有敘有論；與普通作傳之法相同；此傳則通體論述命名「六一」之義，而出以

主客問答之辭，實爲自傳之變體也。修門人蘇軾嘗書此傳後云：『居士可謂有道者也。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居士殆將隱矣。』

【作者略歷】

見前蘇氏文集序課。

【注釋】

〔一〕仁宗慶曆中，修上疏指斥羣邪，爲羣邪所恨，謫以事，謫知滁州。滁州，卽指滁州，在今安徽滁縣，醉翁亭記所謂環滁四面皆山是也。

〔二〕修在滁州作醉翁亭記云：『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號曰醉翁也。』

〔三〕潁水，源出河南登封縣，東南流入安徽，經太和、阜陽、潁上，入淮水。按年譜，修於皇祐元年，移知潁州（今安徽阜陽縣），樂西湖之勝，將卜居焉，又蘇轍撰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云，神宗

熙寧四年，致仕。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自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

潁一年而薨，年六十六。〔四〕卽集古錄。居士集卷四十一集古錄自序略稱：『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

漢、隋、唐、五代，外至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

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又通行本文忠集附有集古錄

跋尾十卷。〔五〕莊子漁父：『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六〕凡樂作謂之奏，九奏

乃終，謂之九成。莊子至樂：『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七〕涿鹿，今河北涿鹿縣。黃帝徵諸侯之師，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黃帝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戮之。

四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一〕，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二〕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開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

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晝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三〕}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四〕}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五〕}，泗、綿二州推官^{〔六〕}，又爲泰州^{〔七〕}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八〕}之瀧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九〕}，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一〇〕}。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

，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二〕，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三〕，尚書吏部郎中〔四〕，留守南京〔五〕，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五〕。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六〕，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七〕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九〕；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一〇〕；皇祖府君〔一一〕，累贈金紫光祿太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一二〕；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一三〕，皇考，賜爵爲崇國公〔一四〕；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